

94岁何兆武：仁者身上一直有光

■ 张三土

22日，北京的冬天蓝灰又干冷。

进了清华西南楼的一房间里，目光沿着左边、右边堆在桌子上高高的书中间狭长通路望去，看到了何兆武先生，他坐在床上，看着报纸，逆着窗户投进来的光。

拜访何先生的缘起是为了向他老人家约写人民日报理论版的“大家手笔”，但他说，我年纪大了，写不动，“要不一起聊聊吧”。

就是这样，人生中很多的偶然都会给人额外的补偿，陪着这样的一位老人呆上了一段流逝的光阴，却被感染很多的快乐和醒悟。先生学识渊博、风趣幽默。咯咯咯的笑声一直回忆

在脑海里。

这个94岁的老人特别地爱笑，是既有表情又有声音，这种笑，就是传说中让人心都化了的那种。和他握手，还很有力气，而且两只手一起握。

我说，先生你这个橙黄色的羽绒服颜色真好看，他说，“这个暖和啊”，狭窄的通道地上放着一个电暖气，左右晃动着，暖风吹过，腿上一阵热。我说，房间有点冷啊，他说，“我穿得最多，不冷”。

回忆占据了谈话内容的大部分，包括翻译罗素《西方哲学史》是毛主席的意思，去中美图书馆的境遇大不相同，红卫兵把侯外庐先生





的“好”打火机都抄走了，等等。

何先生想必眼睛还很好，报纸上5号的楷体字都认得出，他指着报纸头条认出了作者金冲及的名字，“金冲及的，他是专家，专门研究党史的”，又仔细看了看报纸，说“冯天瑜，武汉的，我认得他。”

“不好说”、“看你怎么对待了”、“那我想每个人的反应就不同了”是他对很多问题的回答。

“找不到了”也常出现在何先生的话语中，文章“有的发表过了，有的没发表过，现在糊涂了，都找不到了。当时也没有有意的保存，所以现在找也找不到了。”甚至他自己公开出版发行的书，他都找不着了……“你要能找着，就给我找一本。”

在我们整理设备的时候，何先生无意识地哼着貌似是“小曲”的片段，你再问他您哼的是哪段？他又爽朗地笑了起来，说“马上就忘了”。

走时，对先生说，您保重身体，他说，保重身体现在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和我同时代的人，除了一个在北大做过副校长的，其他的都走了，没意义了。握着我两只手的他的两只手，

依然紧紧又有力量。

或许，真正经历了岁月和沧桑的人，才会有这样的豁达和通透。人生也许都是不好说，谁能说得清楚又一定有着是非，那些年轻时的色厉内荏，那些一定要揪根的偏执，实在太多的微不足道。

何先生说，学习“九评”用了两年的时间，可过了一段时间，报纸上又有了新“观点”，双方说的都是废话。“你说废话不要紧，我可是学了两年，我这两年功夫都陪到你的废话

里了。”话音落，还是带着他特有的笑，“两年学了废话，你说值得不值得……”

彭刚先生在足音栏目里面讲述何兆武先生时，曾写道，一个在青年时期就完成了极佳的学术训练、不乏才情而又对学术研究充满热情的人，却在自己最有创造力的盛年，几乎完全丧失了学习和研究的机会。

对于一个学者而言，也许时间的浪费，信仰的塌方，更是始终记得的遗憾。

笑声和笑容是我对先生最深刻的印象，哪怕在回忆他自己浪费的光阴，他也带着笑容。是啊，谁说笑容背后是不是凄凉和惆怅，事实上，也都没那么重要了。

走时，何先生坚持起身送我们到他的房门口，也推辞不过他，他穿着类似“雪地靴”一样的棉鞋，一步步从狭窄的通道里慢慢移出来，一直到门口，站下，挥着手，和我们再见。大门打开，怕冷风进屋吹到他，赶紧关门，回头望向门缝中，他还是逆着窗户投进来的光。

仁者多寿，上天承佑。时间啊，拜托你走的慢一点，再慢一下。☞

（本文转载自人民日报总编室“一撇一捺”微信公号）